#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品行部四

陰德

管子名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心行 管子唯丨丨者獨有也注夜行謂陰行其德

四方所歸丨丨者也注心行與上夜行合 謬行 呂氏春秋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

凡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丨丨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阻行無高乎此矣

## 鍾離葉陽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丨丨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丨丨子無恙耶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 償金

史記直不疑傳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索隱述贊緒無他腸

塞有陰德

唯恐人知其為吏跡 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也不好立名稱稱稱為長者

何知不反水漿 漢書張安世傳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呂｜其｜｜｜｜｜耶如何以小過成罪

于公所決皆不恨 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恩及四海 漢書丙吉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各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矣

絕口不道前

恩　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巳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戸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活千人有封子孫** 漢書元后傳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盜去迺起** 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里落化之

**天錫符策** 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寃因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丨丨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丨丨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邴昌紹國** 後漢書袁閎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丨丨丨丨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已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仁心覃乎後昆** 見上

**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後漢書崔駰傳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纍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仲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纍曰郡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遂稱疾去

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後漢書虞詡傳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故字詡曰升卿

賈子賈女

後漢書賈彪傳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生

女名為
丨丨

埋金

後漢書王忳傳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
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
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
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
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
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
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
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
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
形貌及丨丨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
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
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
讓而去

牛馬踶齧者不貨於市

晉書庾峻傳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丨丨有丨丨

｜恐傷人使奴開道晉書桑虞傳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為之｜｜

以車送病人徒步而歸晉書郭翻傳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埋我惟有劉長史晉書劉驎之傳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

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不須還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闗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焚燒｜｜｜｜｜｜｜｜皆｜｜｜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景惠遐紀宋書顔覬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丨丨以陰德丨丨以巳錢充數送還宋書郭世道傳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丨丨丨丨丨丨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以耕比漢卜式宋書徐耕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餧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温富之家各有財實謂此等

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勿令居士知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輙云－－－－－－待

竊者取足去後乃出見上

更有佳者相與見上

決獄無寃慶昌枝裔齊書崔祖思傳祖思曰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槐衮相襲蟬紫傳輝

續命田齊書劉善明傳

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

**虵還牀下** 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為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愚人易動不足窮法** 梁書王瞻傳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明帝許

**載與俱歸為營醫藥** 梁書嚴植之傳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六日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福門子** 魏書刁雍傳雍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之｜當享長年按

肅北史作導

**燔契** 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其｜州閭悅其恩德

**家粟造粥以飼饑人** 魏書韋朏傳朏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所活甚衆

**壽應享百年** 魏書高允傳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矣

**還金珠**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一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餓餒

恐罪累府君瓊曰｜｜｜｜猶耳鳴隋書李士謙傳或謂
｜｜｜｜｜何所怨乎士謙曰子多陰德士
謙曰所謂陰德者何｜｜｜｜已獨聞之人
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閱婦人有乳
汁者悉放之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
女千人以歸去鄴八十里｜｜｜｜｜｜
｜九十餘人｜｜遣｜鄴人感其仁恕出囚歸耕舊唐
為之設齋以報其恩按名振務挺父書唐
臨傳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因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
令請｜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
令因請假臨名｜悉令｜家｜種與之約令歸繫其後
所因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庶幾福不衰舊唐書陸元方傳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
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
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焚券舊
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乎唐

書羅讓傳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為官所賣其留者惟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治獄主仁恕 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濯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柰何仁師曰｜｜｜｜｜｜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置金棺下 唐書李勉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餘｜｜｜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潛為人耕 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

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

為陳公堤 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 後德

隆山聰明臺 宋史劉沆傳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 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

每臨案牘至忘寢食 宋史陳太素傳｜｜｜｜｜｜｜ 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哉

輟女奩嫁之 宋史陳規傳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 聞者感泣

蕭家渡 宋史蕭振傳振居瀕江自父徽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云

種瓜待過客 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夏日｜

丨以丨丨丨

**善善道人** 金史左光慶傳平時喜為善言蓄善藥號丨丨丨丨

**埋蛇** 劉向新序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吞蛭** 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陽報** 劉向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丨丨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名津**

為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其|||||

呷醋節帥　李肇國史補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軍讌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進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為||||

正欲拔寃非敢希賞　李昌齡樂善錄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怖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萬一數奏在景固好於錄參卻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

焚棄帳

錢惟演宗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從凡惟濬到中書語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故

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亹亹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昔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宻財物之數籍候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名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為故也况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 先求婿嫁前令女

魏泰東軒筆錄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

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遠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以||||之|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貲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壻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 負骨千里

馬令南唐書廬陽傅許規高陽人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郎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其|||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為長者云

## 編竹渡蟻

李元綱厚德錄

二宋丱角之年同於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壓郎僧

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緣繞穴旁吾乃戲｜｜為橋以｜之由是｜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

**以集驗方刻石挂州驛舍** 李元綱厚德錄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是後始有服藥者

**植三槐於庭** 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名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

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 百鳥飛鳴就食

曾應龍閒窻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適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 對嫗焚屋券

方嶽深雪偶談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傍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慘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

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劵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置宅

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其仁心愛物如此

一錢為一事

周密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火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

救一老陰少陽之命

陶宗儀輟耕錄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否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内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滸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

付酒家輩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寛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 退讓

## 臥名利者寫生危

管子｜｜｜｜｜｜注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上善若水 老子｜｜｜｜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功成弗居 老子｜｜而｜｜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老子故致數車無車｜｜｜｜｜｜｜｜｜｜ 若冬涉川 老子與乎｜｜｜｜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 老子｜其｜｜其｜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其｜｜其｜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其｜｜其｜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曲則全 老子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者豈虛言哉 江海善下百谷 老子｜｜｜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之故能為｜｜王 雌節 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 德主 晏子嬰聞之禁

者政之本也讓者｜之｜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

保德見上

常有以自下

晏子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鎚然不滿退託於族

晏子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可謂仁人矣

慆焉不自居

子華子昔先大

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略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而｜｜｜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

不雄成　莊子古之真人不逆寡｜｜｜不篡士

縛絀　荀子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以畏事人

不以衆威受賞　荀子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宜｜｜｜｜｜

為人下猶土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者其｜｜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倚相於門　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其｜｜｜也

處墝埆湍瀨　淮南子昔

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以曲隈深潭相予

**扤敧** 揚子或問持滿曰｜｜注扤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敧器

**惡其益人** 國語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趙衰三讓** 國語公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以狂疾賞不如亾** 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也｜｜｜趙而出乃釋之

**知賢而讓** 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

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 辭梁 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
｜｜｜｜可以訓矣 子文子｜曰｜險而在北
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
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纖
臣而得保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
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
陽 匔匔如畏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七年後還政 大名之
成王北面就臣位｜｜｜｜然
下難以久居 史記越世家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還反國范蠡以為｜｜｜｜｜｜且
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 以貴下人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
與處安為書辭勾踐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
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道引不食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乎
穀 史記留侯世家高帝西都關中留侯從入 從赤松子
關留侯性多病即｜｜｜｜｜杜門不出

遊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跪結韈 史記張廷尉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名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一謙而四益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此其所長也

匿名跡遠權勢 漢書張安世傳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如此

桒霍為戒 漢書張安世傳臨亦謙儉每登殿閣常歎曰｜｜｜我｜豈不

厚哉按臨安世孫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

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賢哉二大夫** 見上

**懸車**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其安｜傳子孫

**陽狂**

**讓爵辟兄**

漢書韋少翁傳初少翁兄宏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

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少翁為後賢薨少翁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少翁深知其非賢雅意即｜為病｜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名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少翁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案事丞相史廼與少翁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少翁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少翁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少翁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少翁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少翁為河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 懷讓不去官

見上

## 謂掾吏為師友

漢書何並傳從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

｜｜上疏至於五六後漢書鄧隲傳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戸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戸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闕詣闕上疏自陳太后不聽隲頻｜｜｜｜許之

｜｜乃伏不闕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云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後漢書陰興傳帝後名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身之文德之昭後漢書陳蕃傳臣聞讓｜｜｜｜｜｜也

小吏抗禮

吳志闞澤傳澤性謙恭篤慎官府｜｜呼名對問皆為｜｜

步入寺門 吳志凌統傳統過本縣｜｜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見長吏懷三版恭敬

拜鄉邑舊齒 晉書宣帝紀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

吾即其人襆被而出 晉書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也｜｜

謙而識體 晉書王渾傳渾以司徒丈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晉書唐彬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

須飲者畢乃進 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趣之瞻獨逡巡在後｜｜｜｜｜其衷

退無競如此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帝乃止

服造役衣

杖錘荷斧 晉書庾袞傳元康末穎川太守名為功曹袞|||之|||||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取已車而寢處 見上

持芻送牛 晉書朱沖傳有牛犯其禾稼沖屢||||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

自稱鄙人 宋書蒯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為||撫侍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志在素官 宋書謝宏微傳六年東宮

始建領中庶子尋加侍中宏微｜｜｜｜畏忌權寵固讓不拜

## 內人皆化宏微之讓

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宏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 處於不競之地

宋書王敬宏傳子恢之被名為秘書郎敬宏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

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太祖嘉而許之

自嫌蚤達遂巡乃答宋書王僧綽傳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良久｜｜其謙虚自退若此

為蛀賦以自況宋書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蛀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

語功推事臣門之恥齊書張岱傳凡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為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

戒盈守滿屈已自容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方之諸公實平世之良相

恐富求歸齊書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

路上表請代時人謂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王晉平｜｜｜｜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見上

歸老舊廬

立身退素齊書蕭惠基傳思話先於曲阿起私宅之閑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朝廷稱為善士按思話惠基父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梁書夏侯詳傳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由此微有忤

起臺榭以表損挹梁書夏侯詳傳三年

還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輙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丨丨丨延僚屬丨丨丨丨之志

**速反葱肆** 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丨丨丨丨丨耳

**反盧作塞** 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口不論勳** 梁書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丨丨丨丨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恥以讓俸受名** 梁書樂藹傳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

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還太府卿尋除南康内史｜｜｜｜｜辭不拜

竹間茨茅而居 陳書馬樞傳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静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别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林｜自營｜｜｜｜焉每王公饋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 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

麈尾蠅拂即取燒除 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别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於前｜｜之

以穴為室 魏宗室弼傳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為侍中弼

上表固讓入嵩山｜｜｜｜布衣蔬食不堪兼文武之任魏書于忠傳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遠矣不勞遠詣臺閣魏書宋隱傳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任理栖遲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靡矜於高莫恥於下魏書高允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按

道士還鄉 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遣左右相以下祖别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彥鑒劉遐字

棲遁之資 舊唐書蕭瑀傳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阼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

有塵外之意 舊唐書舒王元名傳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

追蹤范蠡繼跡留侯 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重宰相尊朝廷 舊唐書柳

公綽傳長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是｜｜｜也竟以戎容見

**守職猶懼其盈** 唐書岑文本傳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一｜｜｜｜｜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 **願以**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

**有餘賜不足** 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臣｜｜｜｜｜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終身讓**

**路不枉百步**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瑭子匡翰為將沉毅有謀

而接下以禮｜｜

｜｜｜｜｜｜｜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五代史李懌傳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耶

退匿極閒

宋史崔遵度傳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慮上閒者多其知體之見

宰相非養病之地

金史張浩傳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也以求去是

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

金史程輝傳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衰老不任名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

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寛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無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元史史天澤傳言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

**賞一人以懲萬夫義者不取** 劉向新序佛肸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曰中年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也我受賞使中年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

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國為雌下** 嚴遵道德指歸論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恥||||諸侯信之北於赤子

**功一美二** 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輒引以他端** 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雖信宿中途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思菰羹鱸膾** 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吳中|米||魚|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羇官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黃鑑楊文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遺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

功勳惟彥超獨言以忝藩寄無功能可紀｜｜｜｜｜｜｜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奉敕江南勾當公事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乘小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邵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即｜｜｜｜門踰年人不知為師也

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邵伯溫見聞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

忠孝兩全徐度卻掃編韓忠憲公平日嘗

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矣

**自安一壑** 葉夢得避暑錄話元次山父延祖為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吻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某愧之深矣

**渚宮二疏**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荊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荊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築堂曰見一** 岳珂桯史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故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

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師而祖之何歸｜｜扁｜｜｜益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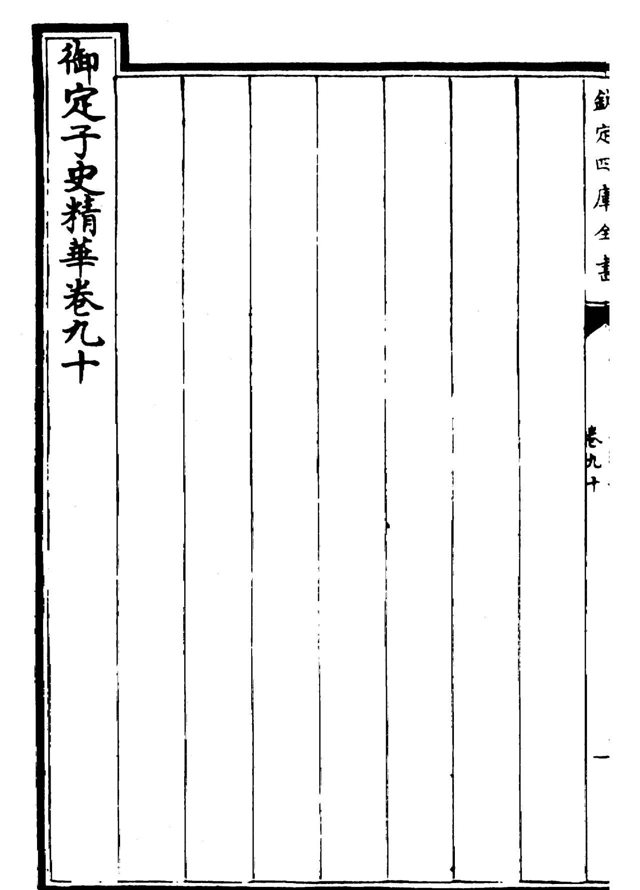
乞罷禁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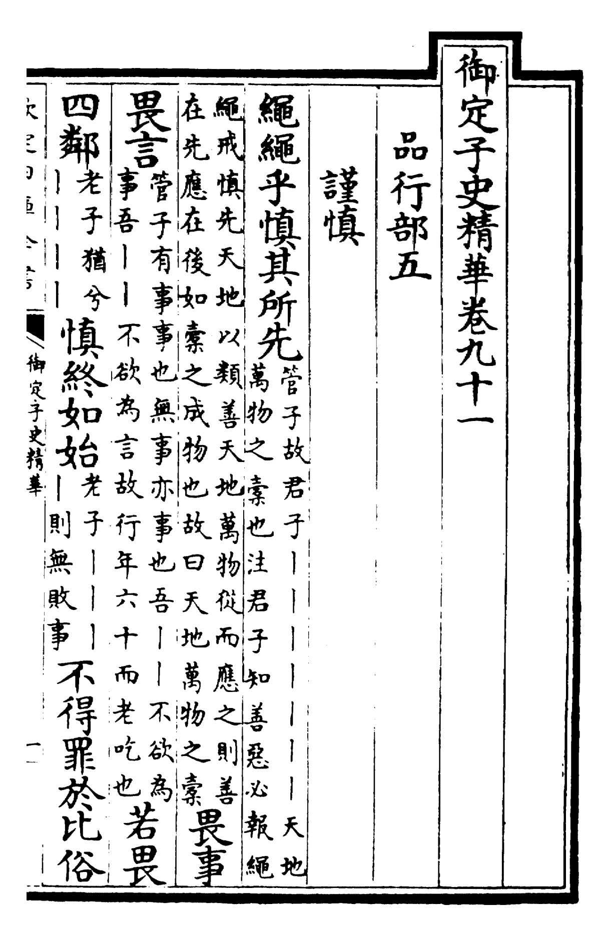
釋文瑩湘山野錄鄭毅夫公入翰林為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違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為永例

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

陶宗儀輟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凡客請納步則曰不

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
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 品行部五

### 謹慎

繩繩乎慎其所先管子故君子｜｜｜｜｜｜｜天地萬物之槀也注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槀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槀

畏事畏言管子有事事也無事亦事也吾｜｜不欲為事吾｜｜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若畏四鄰老子猶兮｜｜｜｜

慎終如始老子｜｜｜則無敗事

不得罪於比俗

之人荀子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以｜｜｜｜｜｜｜也柔從若蒲葦荀子與時屈伸｜｜｜｜｜非懾怯也輷錄荀子孝悌原愨｜｜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注輷錄謂自檢束也慮嚥慮險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平則｜｜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省求多功荀子｜｜｜｜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莫敢愉綖呂氏春秋百官愼職而｜｜｜｜注愉解綖緩若行獨梁淮南子故｜｜｜｜不為無人不競其容誤書史記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愼雖他皆如是按建萬石君長子以策數馬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止進有常**

**處不失尺寸**漢書霍光傳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顧每出入下殿門｜｜｜｜｜｜郎僕射竊識視之｜｜｜｜｜｜其資性端正如此**問溫室樹不應**漢書孔光傳或｜｜光｜｜省中｜皆何木也光嘿｜｜｜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焚草**晉書羊祜傳其嘉謀讜議皆｜其｜故世莫聞

**口不藏否人物**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絕**

**不與人交書**晉書劉超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晉書蔡謨傳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

**誠能慎之福之根曰是何傷**

禍之門　宋書傅亮傳語有之曰｜｜｜｜｜｜｜｜｜｜｜｜｜｜｜｜｜｜按此亮演慎論中語　漢世

孔光　宋書謝密傳時上以謝密能營膳羞嘗就求食謝密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謝密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齊書王琨傳琨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網　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馬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也

此中惟宜飲酒　齊書謝瀹傳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

果食未嘗舉箸　梁書呂僧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嗇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

醉取一柑　見上

口不言禁中之

事 魏書古弼傳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書高允傳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説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雅乃止

削藁 魏書李孝伯傳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滅｜草家人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

畫履虎尾踐薄氷注頌其下 魏書李平傳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於客館｜｜｜｜｜以示誡焉

盈而戒沖通而慮滯 魏書常景傳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

不兢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巳成懼愆於未敗雖｜｜｜｜｜｜｜｜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畫巳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彌誘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置競無侵優遊獨逝

曲躬累足 見上

此學可知不可言 北齊書權會傳雖明風角解易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 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小慎微｜｜｜｜｜｜｜｜

金人三緘 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焉｜｜｜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内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卷舌**

焦氏易林｜｜道世仁德不舍

**蹈凌**

焦氏易林履氷｜｜雖困不窮播鼓登巖卒無憂凶

**摩兜鞬**

段成式酉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馬刊其腹云｜｜｜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三世傳**

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趙璘因話錄韓僕射臯自黄門以來｜｜｜｜｜｜經祖父所執｜｜｜｜於｜｜｜｜歸則躬置於臥内一榻以示敬慎

叉手臥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而｜｜慮夢寢中見先靈也

滅燭看家書朱弁曲洧舊聞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令不敢過享至有｜｜｜｜之語

沐浴不脫衣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就谿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裎乎

忍默恕退陶宗儀輟耕錄睦人部元同先生嘗作｜｜｜｜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

## 明智

**善意** 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搰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以微射明** 見上

**上識** 管子朋之為人好｜｜而下問 注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

**聖人畏微**

管子｜｜｜｜｜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大方知熱履氷乃知寒故曰畏明也

究理而長慮管子智者｜｜｜｜｜身得免焉若覺臥若晦明管子｜｜｜｜｜｜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淵色自詰見上金心管子｜｜｜在中不可匿注金之為物彌精以之為用彌明故比心于金中尚有如金之心則徵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注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

葆光管子參于日月無私｜｜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

一龍一蛇一日五化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之謂周注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長目飛耳管子一曰｜｜二曰｜｜三曰樹明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

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道華愚始**老子前識者|之|而|之|

**知人自知**老子||者智||者明

**見小**老子||曰明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

**餽桃**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

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之二|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

操騣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轉圓法猛獸　鬼谷子｜｜｜｜｜轉圓者無窮之計也

損兌法靈著　鬼谷子｜｜｜｜｜損兌者機危之決也

燭遠　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滑疑之耀　莊子是故｜｜｜｜聖人之所圓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用心若鏡　莊子至人之｜｜｜｜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　莊子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也｜｜｜｜也**知落天地辯雕萬物**莊子古之王天下者｜雖

｜｜｜不自慮也｜雖｜｜｜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以見占隱以往察來**

吳子臣｜｜｜｜｜｜｜｜｜主君何言與心違**先物行先理動**韓非子｜｜｜｜｜｜｜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師馬與蟻**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于老｜｜｜

**恐以我滿貫**韓非子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多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其｜｜｜｜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佯亡爪**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一｜求之甚急左右因

割其爪而效之略侯以察左右之不誠**明通而類**荀子知則｜｜｜｜注類謂知統類也**若端拜而議**荀子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注言其從容不勞也**審一二**荀子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默而當**荀子言而當知也｜｜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宗原應變**荀子｜｜｜｜曲得其直如是然後聖人也**圖迴天下於掌上**荀子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明參日月**荀子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精於道精於物**荀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者也｜

||者也**可治三官**見上

**請寢丘**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東南嚮而唾**呂氏春秋伍員亡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伍員戴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長見**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以其||與短見也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呂氏春秋聖人||||||||也

**所**

**唱適宜走**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戴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

矣

身盛心心盛智 呂氏春秋｜以｜｜｜以｜
｜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

若暗夜

燭燎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
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
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
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
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
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
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
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
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
公雖不言｜｜｜而｜｜｜也

容武色 呂氏春秋晉襄
公使人於周曰
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
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
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
之事也而｜｜｜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

我車卒士以待之晉累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智

若鏃矢呂氏春秋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

見舌觀景淮南子老子學商容僵也其｜｜｜｜也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柱而知持後

曉泠淮南子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鈍矣注形可亡而影不可傷

揚子｜｜｜｜｜｜｜｜恭聞係目上於天耳下於淵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達

反一無迹因貳以濟文中子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

子曰｜｜｜｜｜｜庸非藏乎｜｜｜｜｜能無彰乎

**别族為輔氏** 國語知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瑶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於太史｜｜｜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 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曰｜｜｜｜｜｜｜｜｜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常山得符** 史記趙世家簡子盡名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上求無所得毋卹還

曰已||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

**語之微言五其應若響應聲**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我||之||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賤貰貸以自汙** 史記蕭相國世家客有說相國曰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解衣刺船**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躶而佐｜｜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飲醇酒戲婦女**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嬃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躡使受笞**

史記張耳陳餘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之｜｜｜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見上

**劉氏安鼂氏危**

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矣而｜｜｜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

**醴酒不設見幾而作**

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丨丨丨丨不俟終日先王之所㠯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 能屈伸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丨丨丨若此按睦與子

## 剽甲兵敦儒學

後漢書賈復傳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丨丨丨丨丨帝深然之

**譎衆** 後漢書吳漢傳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鋭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名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 見上

**冰堅可度** 後漢書王霸傳光武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燒廬舍** 後漢書耿純傳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其||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拔佩刀截馬當匈**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

後漢書鮑永傳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廼||||||廼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按永為功曹諫太守趙興

**築土室潛身** 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呂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呂為狂生｜｜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閭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閭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

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則｜｜｜｜｜｜則｜｜｜公歸計決矣

**逆為答記**

後漢書楊脩傳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縫裾**

後漢書虞詡傳潛遺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其｜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不為危言覈論**

後漢書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

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神算** 後漢書王渙傳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

**世適平目即清** 後漢書李業傳是時犍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總說數曹事** 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無有忘悞太守奇其才

**輒復過人意** 魏志荀攸傳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

**閉門種菜** 蜀志劉先主傳注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遺

賜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

**蜜中鼠矢外濕裏燥**

吳志三嗣主傳注孫亮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有｜｜名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吳志顧雍傳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下吏以此服之

**部曲黃口妻子盡識**

吳志朱桓傳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之

**羊祜豈鴆人者**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

**不過不作公**

晉書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耳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騫父

**得疎外可不與俱死**

晉書楊駿傳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以｜｜｜｜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投傳而去**

晉書山濤傳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醉六十日**

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不得言而止

**以酒廢職**

晉書阮裕傳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飲｜｜｜｜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會丹陽尹缺敦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鳳｜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

吐汚衣面

晉書王允之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于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酒重水輕手提有異

晉書

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呼之曰人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甖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陽狂行乞**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名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

**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階滿室｜｜｜｜｜｜｜｜｜｜｜｜｜｜｜｜｜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詭答十萬** 宋書顧琛傳太祖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虚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有｜｜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

及琛說對上甚喜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 宋書孔覬傳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他丨丨丨丨丨丨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

**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 齊書傅琰傳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未詣琰琰不辨覈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私具檣數百張** 梁書呂僧珍傳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

皁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艓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舩付二張爭者乃息

才智縱横可謂明識 梁書沈約傳高祖名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 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藹為政及嶷為荆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跱山川險易藹｜｜｜｜｜｜｜｜嶷益重焉

庫若有灰非吏罪也 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既而

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

**言無煩外有亦輒覺**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牀上行脚** 南史顧覬之傳覬劉隱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廣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

**一見並記名姓** 南史劉覽傳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

**心算口占應時條理** 南史施文慶傳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由是大被親幸

**郭門刀鞘** 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提為劫又於提家得錢五千提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丨丨者前曰此丨丨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身短慮長

魏書陸俟傳拜散騎常侍出為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訖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

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慠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丨乃丨丨何丨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敲多智有父風高宗見敲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父** 見上

**介馬不惑** 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丨丨丨丨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按士元李熙字

**智足周身** 魏書高允傳郎苗始舉用均已試丨丨丨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

**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魏書胡叟傳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踈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昌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借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楊使君有**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千里眼**魏書楊逸傳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閻室終不進咸言｜｜｜｜**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那可欺之

**耳**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不**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周書梁臺傳臺性疎通恕已待物至於莊

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中國神智人周書史寧傳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也五事同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黙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無有遺失盈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舊唐書襄武王琛傳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造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乃｜｜｜｜｜｜後｜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灼龜遽投地舊唐書張公謹傳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占之公謹能安衆自外來見｜｜｜於｜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

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千里對面** 舊唐書房喬傳房喬曾在秦府十數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之外猶｜｜語耳

**霹靂手** 舊唐書裴漼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

**陽怒鼓人失節** 舊唐書段秀實傳馬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名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

**萬**

里知軍情 舊唐書柳渾傳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戎之｜自此驟加禮異

逸皐葬棺 舊唐書權德輿傳父皐字士繇安祿山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皐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暮皐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名暮暮至皐示已喑瞪暮而瞑暮乃勉哀手自含襲既｜｜而｜其｜人無知者

利若青萍 舊唐書李德裕傳贊公之智決｜｜｜｜

如公素揣 唐書江夏郡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

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

**殺馬步返** 唐書李大亮傳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所乘｜與之食至｜而｜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

**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 唐書蕭倣傳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橐笥｜｜｜｜｜｜｜｜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如見錢流地上** 唐書劉晏傳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

｜｜｜｜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閡劇即日剖決無留

**以鞭算** 見上

**口記物色千人無差** 唐書顏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審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凡｜｜｜所｜｜

**斧斫佛牙** 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水晶燈籠** 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為｜｜｜｜

**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

**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 金史魏子平傳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子平曰臣聞｜｜｜｜｜｜｜｜｜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脩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問狀宗敘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號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斡特剌名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賞賞錢五百貫

後祍天人前帶神光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

||||照下黃石公素書才足以鑒古明足以||此人之俊也物動知化事

||||

興知歸見始知終董仲舒春秋繁露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而|其||||而|其|||而|其|

漁者仁人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忻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神明千之嚴遵道德指歸論身體居一||||變化不可見喜欲

不可䘑摘劉熙釋名｜｜猶譎摘也如醫別鬼門神庭閒人䘑知疾之意見事者之稱也

黃憲天祿閣外史疑｜之｜也明｜之｜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畜疑也

中廒外明劉劭人物志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兼二美兩遂見上

玄慮速捷見上

識韜諝之權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而

不貴法教之常

**聞弦賞音足知雅曲**

王粲英雄記鈔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

**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王粲英雄記鈔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丨丨丨丨丨丨丨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闇解神解**

劉義慶世說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丨丨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朝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丨丨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大守

**佛汗**

止

李肇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為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矣所入蓋巨萬悉以贍軍

## 盧郎中可告

趙璘因話錄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讜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來｜｜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僕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薰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

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 吳處厚青箱雜記

談馬礪畢王田數七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記歳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辯虀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人臣之家安得十奩 邵伯溫聞見前錄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丨丨丨丨丨有丨丨也

水物陸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

獻翰謂諸將曰蠻｜｜而｜｜｜｜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吾豈不知子夜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耶道士而退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王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 品行部六

### 識鑒

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老子｜｜｜｜｜｜｜｜｜｜｜｜｜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八觀六驗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論人者又必以丨丨丨丨丨丨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内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

師有疵

呂氏春秋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觀之曰嗚呼是丨必丨丨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按師秦伯襲鄭之師

贖人拯溺

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丨魯丨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丨人丨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能名其種不失其情

淮南子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床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

唯歐冶｜｜｜｜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
｜｜注歐冶良工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
玉理參以似者揚子或問人曰難知也曰馬難曰泰山之
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
大佞難也嗚呼能
｜｜｜｜為無難桑陰未移知其足師晷景未改腹心
已委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而｜｜｜｜
矣昭烈之見孔明｜｜｜｜而｜｜｜矣瞻
山識璞臨川知珠抱朴子夫惟大明遠鑒幽微靈銓揣
物思灼沉昧｜｜｜｜｜｜｜｜
安劉氏者必勃史記高祖紀周勃重厚少
文然｜｜｜｜｜｜也獨視偉平史
記
陳丞相世家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
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
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
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語嘗

史記夏侯嬰傳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丨未丨不丨丨也

何因嘗

移日

有大水一日暴至

漢書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
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漢書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
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

著王命論

漢書叙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
｜｜｜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
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顧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
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
其埶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
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
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
而不根於民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
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
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
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

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椅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呂救時難

**往時會宛當應** 後漢書鄧晨傳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盧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獨｜｜邪光武笑不荅

**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光武悅

**請閒趙殿** 後漢書耿弇傳更始見光武感聲曰

威君臣疑惑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内貴戚縱横於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懐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悦贊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丨丨丨丨醜酒齋城

欲遂前趣

後漢書銚期傳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名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衆皆

拔靡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以｜｜邪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不如專意東方見上知帝王自有真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

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復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也帝甚壯之

**歡語移時結友而別** 後漢書吳祐傳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與｜｜｜｜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

**視**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子非賣餅者** 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親宗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避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

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 後漢書郭太傳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呂訪才行所宜林宗曰｜｜｜｜｜｜｜｜｜｜｜｜｜｜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

恐守道不篤 後漢書郭太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呂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輿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呂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呂比發於時

**許郭**

後漢書許劭傳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按郭謂郭太

**枳棘非鸞鳳所栖**

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呂德化人者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呂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呂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自比管樂謂為信然**

蜀志諸葛亮傳亮身長八尺每｜｜於｜仲｜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冰鏡**

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

**有公卿**

量 蜀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録注曰正祖父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窺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之｜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人倫藏否 蜀志許靖傳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與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之稱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足稱此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

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敗俗傷化必此人** 晉書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詞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也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 晉書劉寔傳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晉書王衍傳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也

**必能興卿門戶** 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

丨丨丨丨丨也**鄭公業為不亡**晉書鄭袤傳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丨丨丨丨丨丨矣**衆所未知獨引為友**晉書周浚傳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丨丨丨浚丨丨之丨丨丨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卿當為一代英雄**晉書王諡傳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諡獨奇賞之常謂裕曰丨丨丨丨丨丨**終當有大名**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丨丨丨丨丨丨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此人非凡器**晉書陶侃傳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丨丨丨丨丨也**江左自有管夷吾**晉書溫嶠傳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丨丨丨丨

｜｜吾復何慮此輩宜束之高閣晉書庾翼傳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履屐間亦得其任晉書謝元傳於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彼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所以知之

州吏中有令僕才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楊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一｜｜｜導亦以為然

阿大非爾友晉書王蘊傳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

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舉手謝城**

晉書郭瑀傳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曰吾不復見汝矣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晉書王敦傳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此君小異**

晉書孟嘉傳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

嘗問吏亮擧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諸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非池中物** 晉書劉元海載記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後｜｜｜也按恂孔恂

**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晉書石勒載記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遺以所服簪幘** 晉書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

**落落有端貳才** 晉書苻登載記稍遷長安

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
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
｜之｜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按嵩徐嵩**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晉書慕容
垂載記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
｜｜｜｜｜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按此權翼
諫苻堅語**徐郎是令僕人**齊書徐孝嗣傳孝嗣姑適東莞劉
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
之藏退語舍曰｜｜｜｜｜｜｜｜｜
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成門戶者此兒**梁書王
茂傳茂
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
吾家之千里駒｜｜｜｜必｜｜｜也**庇民定霸其吾**
**君乎**梁書柳慶遠傳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
下將亂英雄必起｜｜｜｜｜｜｜因盡誠協
贊**欲效鄧晨**梁書張宏策傳宏策從高祖宿酒酣從席
星下語及時事宏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

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宏策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兹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宏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芧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宏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天下真人興於吾州梁書韋叡傳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殆——————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難可輕槩

**衣裾** 梁書徐勉傳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機鑒

**後當見憶** 梁書南康王績傳績子又理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王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又理曰｜｜｜｜｜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又理其衆逆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鄉必居此** 梁書袁昂傳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

**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 梁書何點傳點雅有人倫識見多所甄拔｜吳興｜｜｜｜｜｜濟陽｜｜｜｜｜悉如其言

**吐飡霞醖** 梁書阮孝緒傳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

｜｜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為居士服** 陳書虞寄傳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條脩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命有所懸避欲安往** 見上

**天上石麒麟** 陳書徐陵傳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

家人擕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也

**黑頭三公當此人** 魏書宗室或傳或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也

**當準的人物** 魏書宗室孚傳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佳士終不久屈** 魏書李訢傳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也||||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

**崔公其不免** 魏書高允傳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

**識邢宋於童稚之中** 魏書崔挺傳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

贈遺衣食常親敬焉又｜｜繼｜弁｜｜｜｜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

曲為體練 魏書蔣少游傳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

以子孫為託 北齊書神武帝紀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

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 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興吾門在二子也

後當大成位望通顯 北齊書邢邵傳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

人**聳壑凌霄**舊唐書房喬傳喬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閲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耳

**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舊唐書裴行儉傳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長成｜｜｜｜｜｜｜｜｜顧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

**真宰相才**舊唐書狄仁傑傳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

之其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名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字曰慶門 舊唐書楊嗣復傳嗣復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

先器識而後文藝 舊唐書王勃傳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

**奬目後進**　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曾孫從晦資質偉卑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卽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日角龍廷姓協圖讖**　唐書唐儉傳見隋政寖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書名訪之儉曰公｜｜｜｜｜｜｜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嚮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選將必奇龐福艾**　唐書李勣傳臨事｜｜｜｜｜｜訾相其｜｜｜｜｜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標鑒通晤**　唐書王珪傳珪與房喬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為朕言房喬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喬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

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房喬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書盧承慶傳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其能著人善類此

**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

唐書張守珪傳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為國重將願以子孫托可像屬相期邪

**傳衣鉢**

宋史范質傳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其後質登相位為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云

**安石甚似王敦**

宋史

李師中傳師中始事州縣郎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
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
｜者眼多白｜｜｜｜他日亂天
下必斷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 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
奉表八陵及東晉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
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
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
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
｜｜｜｜｜頗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
且陛下如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
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

## 汝非真儒

金史施宜生傳
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
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可
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已
而汝為敗變服為儈奔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

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備事惟謹主人乃亦寘疑耶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設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欸聲是以識｜｜｜也宜生遂告之故翁鑪之金夜齊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摧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一節見百節知** 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則｜｜｜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 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圖文生同稱咸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丈生訛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丈生多情此｜｜｜｜｜｜｜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 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 李繁鄴侯外傳賀知章嘗曰此穉子｜｜｜｜｜｜｜｜｜｜

合于蓍龜 劉肅大唐新語讜言定於社稷先覺｜｜｜｜

張底後乃我輩一人 玉泉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

取茶囊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 蘇轍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

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的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異日管為貧宰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常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文章**

**有首尾異日必貴**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大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後竟如其言

**戴花劉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

**以雙筆要而遺之**

岳珂桯史內黃傳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髦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圍之外遇之明日｜｜｜｜｜｜日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為怍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頓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

事之終身不少替

**擲地以激** 釋文瑩湘山野録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襴鞹與丈侯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益八座之性廉㓗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歧託鑒名彭至語之曰向示甌編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奬借必凌忽自惰故｜｜｜奉｜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縎

**鸞資桂玉之費** 釋文瑩續湘山野録晏相殊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鸞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曰馬即還之｜｜｜奉｜｜｜｜｜知人之鑒今勘其比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